

愛你没商量

王海鸰 王朔



华艺出版社

愛你没商量^I

王海鸰 王朔



(京)新登字 124 号

爱你没商量

著者：王海龄 王 朔

出版：华艺出版社

发行：华艺出版社 (邮编：100010)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本：787×1092 毫米 32 开

字数：290 千字

印张：15.25

版次：1992 年 12 月第一版

印次：1992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70000

书号：ISBN7-80039-718-1/I·299

定价：7.50 元

周华第一次见到高强的时候，基本没留下什么印象，由于光线，也由于心情。那是初春的一个夜晚，戏剧表演“梅花奖”发奖大会刚刚结束，周华在方波的护卫下好不容易才从记者、崇拜者、好奇者、好热闹者各色人等的包围圈中突围脱身，那些人大部分是男人。拥挤中周华手里的获奖证书几次险些被挤落在地。对此方波从容镇定，凭着他的敏锐、机智，准确无误地判断出各个人的身份并给予相应答复和脸色：

“感谢您的好意。欢迎采访。但需要预约。实在抱歉。这是我的名片。”

“对不起。此刻不行。我们会安排专门的签字时间。请注意近几日的晚报。”

“劳驾！让一让！……很感谢您对女士的尊重！”

“……”

方波是一个称职的护花神。

许童童站在剧场后门的梧桐树下负责接应。比起剧扬正门的辉煌热烈，这儿显得分外幽暗僻静，饶是如此，仍无法影响许童童吸引过往路人们的视线。许童童是该怎么长就怎么长了，五官皮肤脸蛋形体包括头发。如果硬是要坚持一分为二，那么，较之一般十九岁的姑娘，许童童略显单薄了一点，看上去更象一个刚刚考上高中的女学生。她因此在剧院里从来上不了女主角，号太小，压不住台。但她并不沮丧，坚信随着岁月流逝她会成熟饱满深刻，象周华那样。周华是她

崇拜的偶像。

方波拥着周华赶到，二人气喘吁吁狼狈不堪，边频频回首担心地张望，犹如被敌人追赶着的八路。一见许童童仍形单影只地站在这儿，方波不由地火了：

“童童，车呢？”

许童童看看表：“说好九点准时到这的呀！”

方波：“已经九点多了，早知这样我找车了。”

说话间有几位执着的追踪者相继赶到，周华的引人注目再加上一个引人注目的许童童眼见着这里又要成为新的热点，方波甚是心焦：

“走走！坐公共汽车！”

“再等等。高强说来就肯定会来，他从不食言。”

“得了童童，甭觉着自个儿法力无边了！”方波怒气冲冲。刚才的体力脑力高度超支已然使他失去了耐性。

周华一言不发，淡然地看着方波、许童童以及不断围拢来的陌生人，全然不知方波、许童童在吵些什么，为什么吵，她全部的心思情感仍然停留在刚才上台领奖的那一瞬间。

给她发奖的是她的父亲。

他什么时候到北京来的？

他们有二十年没见了。

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周华至今刻骨铭心：一个七岁的小女孩去找她的爸爸，路灯下，她的影子长长斜斜短短方方地变化着，十分有趣。给她开门的是爸爸的妻子，她管她叫阿姨。阿姨十分和气，往她手里塞了许多糖，并从客厅的许多人中把爸爸叫了出来。爸爸见了她很吃惊的样子，问是不是妈妈病了？不是。小女孩儿说：“我明天要上学了，报名，爸

爸可不可以送我去？”爸爸蹲下来，目光正好与她的目光对齐，爸爸的态度很耐心：“我要调到上海去工作，上海你知道吗？这几天要处理很多事。我会常来北京的，只要来，就一定看你。”小女孩点点头，走了。第二天，妈妈送她去学校报名，学校里的人多极了，好多同她一样大的男孩儿和女孩儿牵着爸爸妈妈的手从四面八方赶来。孩子们被一个一个叫到一间屋子里回答问题，比如国旗是什么颜色的，比如我国的首都是哪里，还唱歌，背儿歌，小女孩都顺利地通过了。老师们对她显然很喜欢，很满意，告诉她可以走了。临出门前，她主动对老师说：“我爸爸在上海工作，所以没有来送我。”小女孩儿没看到老师目光中的异样，她的表格中父亲一栏里，是空白，小女孩儿不知道。好多好多天了，她一直在想办法要让老师和同学们知道，她也有爸爸。想了许许多多办法。其中叫爸爸来送她报名是最好的办法。

爸爸辜负了她。

是无视！漫不经心地。

这是她长大后才慢慢明白过来的。从此，渴望、思念、期盼，一古脑儿地变成了憎恨。

她几乎一眼便认出了他。与其说是“认出”，不出说是“感觉”更准确：一头黑发已然变成了一片银白，给他平添了一种非凡气度；气色很好，浅棕透着微红，毫先疑问，活得春风得意一帆风顺；大手柔软爽滑，是那种身居高位无须操劳生活琐事的人特有的手。他们握了手，当时摄象机、摄影机正对着他们，不能不顾全大局。在“运动员进行曲”和与会人员有节奏的掌声中，他叫她“小华”，她身上顿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她抽出自己的手，一声不响，连为摄象机做出

的微笑都收了回去。他却依然如故，微笑着，鼓着无声的掌，因摄影机在呢！多么虚伪！虚伪到了骨髓里！

人渐渐多了起来，许童童目中无人地踮着脚跟伸脖张望，嘴里兀自喃喃有声：

“车呢？我的车怎么还不来？”

方波微含嘲讽，冷眼旁观。

“周华……小姐，”这是个尚未成人的大男孩儿，他很别扭地吐出了“小姐”二字，同时递上了笔和本。“能不能请您签个名儿？”

周华下意识地接过，下意识地签了。

自此一发而不可收。

精疲力尽的方波已然无能为力了。

许童童突然冲一个男子扬臂大叫：“高强！”

方波精神为之一振。

那男人回过头来，一脸坑洼，神态狰狞。这就是许童童整天挂在嘴边上的高强？真是也不奇怪，许童童这丫头喜欢谁，做出什么事，你都不必奇怪，她崇尚的就是与众不同。屋里墙上不挂高仓健，不挂谭咏麟，挂了那位屡犯生活作风错误的黑人泰森。

这回却不是。

“我在这儿呢！”

一个低低的透着疲倦的男声在许童童、方波身后发出。二人同时回头。许童童：“高强！怎么才来？”

一个乍看挺普通的男人，岁数估计和方波差不多，“你要接的人呢——走吧。”他对许童童说，并不回答问题。

许童童和方波这才想起了被围困的周华。许童童毫不客

气地扒拉开一个又一个男人，把周华拽了出来。

“车在那边。”高强边走边茫然地左顾右盼，“干嘛呢这是？这么热闹。”

许童童向周华介绍道：“这就是高强。”

周华冲高强有礼貌的笑笑。高强微微点了点头。

一行人上了高强的出租车。车上，许童童重复发问：“你怎么来晚了高强？”

“接了个客人，上八宝山。”

许童童回头对周华、方波：“刚才他上八宝山送客人去了，所以晚来了会儿。”

汽车疾驶而去，消失在长安街的尽头。

这是剧院一幢普普通通的宿舍楼。周华和许童童合住的西单元灯光通明，两张并在一起的三屉桌上铺着一条权做台布的床单。桌上摆满啤酒瓶和饮料大瓶。另有一堆式样各异高矮参差的酒杯——显然不是一家的东西。范建平站在桌前专心致志地摆一个大凉盘，凉盘中间一朵菊花灿然盛开，细看，是萝卜质地。一切布置停当，范建平退至门口，脑袋微微后仰，挑剔地进行全面审视，足足有一分钟，然后，满意地点了点头，内心深处，再次为自己所展现出的多才多艺全面素质而感慨、赞叹。也许不该干演员这行，也许是个错误。他热情，知识广博，有凝聚力，天生一个社会活动家的材料，然而，谁又能说他不是一个好的演员？可惜生不逢时，没赶上周华她们这种好时候，否则——他曾暗暗计算过——他至少可得四次以上的“梅花奖”！想当年——想到这，他轻轻摇摇头，不能提当年，昔非今比。一提当年，他的心区便隐隐

作痛，不提，不提，不提。

窗外传来汽车刹车声，车门开关声，紧接着便是一干人说笑上楼的声音，其中一个尖脆响亮的女声尤为突出，不消说，是许童童。范建平最后扫视一眼他的杰作：灯红酒绿，杯盏晶莹，喜气洋溢，与他的设想完全吻合，然后他迅速来到单元门的门后，一手抓住门把手，只待门外人至，即令门自动开启，仿佛一流饭店的服务——让她们痛痛快快地惊喜欢呼一回吧！

苏蓓在做功课，人坐屋里，耳朵却整个跑到了门外：周华她们回来了，上楼了，进屋了，对面屋门关上了，切断了她们一路带来的说笑欢乐。范建平在为周华摆庆功宴时，苏蓓曾偷偷溜去看了一眼，但很快就被跟踪赶来的妈妈提溜回去了。此刻妈妈正在卫生间里洗衣服，大塑料澡盆里冬天的羽绒服外套、毛裤毛衣堆积如山，妈妈干活不喜欢零打碎敲，苏蓓有心去帮帮忙也被赶了出来，“做你的功课去，都要高考了！”自进了今年，“高考”二字便成了妈妈的口头禅，但此刻苏蓓无论如何也坐不住，她得到对面屋去，亲口对周华道声祝贺，然后，就回来，耽误不了几分钟，比起这样身在曹营心在汉地坐着，要经济多了。她果断地放下笔，起身，向外走，脚步轻盈无声无息。

卫生间里流水哗哗，刘立英站在用粮票换来的大塑料澡盆前身体大起大落全力涮洗着沉甸甸的衣物，对女儿的出走一无所知。刘立英的丈夫也是这个话剧院的演员，名子却从来没能上过节目单，说过的最长的一句台词是：“说的对！咱做事得凭良心！”后来，死了，装台时从大梁上直接掉进了乐

池。那年，苏蓓十一岁，未成年，每月可得抚恤金二十元。五年了，肉蛋粮食蔬菜一涨再涨，抚恤金不长。刘立英是工人，月工资及各类补助不足二百，她却能靠这点钱将母女俩的生活安排得有条有理有声有色。抚恤金基本不用动，每月领回来到银行零存整取。年底连本带息换一个半年的定期存折，半年后取出连本带息再存半年，麻烦固然麻烦，合算，比较一存三年五年能多生出更多利息。刘立英不怕麻烦不怕费力气，力气攒不下来，只有及时转化成钱，才是正路。女儿就要上大学了，这又将是笔巨大开销，左邻右舍人人都替刘立英愁，唯刘立英不愁，自信坦然地迎接着沉重光辉的未来——女儿苏蓓是她的希望，她的骄傲。

苏蓓是个极出色的女孩儿，美丽，聪明，功课好。

西单元热闹非凡。

范建平站在周华屋门口，非常优雅地对周华做了个“请”的姿式，道：

“欢迎你回家，祝贺你载誉归来！”

周华笑了：“行了老范，别这么肉麻了。”

范建平也笑了：“是不是说到你心坎里去了？”

许童童最先发现了周华屋里的变化，一声大叫。周华也注意到了，惊奇了片刻，转对范建平：

“是你搞的，老范？”

“好不好吧！”

“太好了！”

站在后面的方波着急道：“我瞧瞧，让我瞧瞧！”挤了进来。

一桌子的晶莹剔透中燃着朵朵烛花。

范建平斜乜方波：

“满意吗？”

“噢——”方波右手抚胸做由衷陶醉状。

范建平将一物件拍到方波手里，方波张开手，掌心里一枚二分硬币。

“怎么回事？”

“剩下的。”

“还能剩?! ”看着一屋的豪华气派，方波真正惊讶了。

周华明白了。

“方波，这都是你的……安排？”

方波微微颌首。

周华温柔地笑了。

她温柔的时候真美。可惜她并不总是那么温柔，这是方波对周华唯一感到遗憾的地方。剧院里有温柔的姑娘，有漂亮的姑娘，也有温柔漂亮兼而有之的姑娘。在姑娘们眼里，方波是个不错的婚姻对象。职业编剧，名钱双收的活儿，长相虽说不上英俊但是五官端正清秀可人，年龄二十九，恰值年轻与成熟并存的风华正茂时期。但方波对所有姑娘的暗示或明示均视而不见，吃错了药似地偏偏迷上了一向对他并无表示的周华。他曾经自省：是不是未能征服的总是最好的？也曾经自嘲：你这是找媳妇儿不是找对手。自省自嘲之后又豁然开朗：周华之所以有别于一般的可爱姑娘，就在于她是个难以征服的对手，她有头脑。

仅有外表的姑娘只适合做情人，她激发你的是情欲。

仅有头脑的姑娘只适合作朋友，她吸引你的是友谊。

情欲加友谊才是爱情。

有爱情才可做终生伴侣。

尽管方波的脑袋里有着无数的新潮思想先锋意识，但在婚姻问题上，却表现出一种固执的迂腐守旧作风，每有文友戏谑，他均以一言而蔽之：“谁让咱这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呢！”

范建平开了啤酒瓶，“咕咚咚”依次往酒杯里倾注，倒完了一瓶酒抬头环视：

“我说，今儿这儿的人是不是少了点儿？”

“觉得埋没才华了是吧，老范？”许童童笑眯眯道。

“是。”范建平不笑。“东西再好没人也显示不出它的喜庆劲儿，咱今儿是干嘛哪？不就是庆祝吗？……哎，苏蓓！”

苏蓓正在门口犹豫着是否该进，被范建平一声喝吓得哆嗦了一下。

“我就是来……我没别的事，周华得奖，我……”她满面通红的闭了嘴。没出校门的高中生，往往连由衷的赞美话都感到难以启齿。

“想来庆祝一下是不是？”范建平接道。

苏蓓连连点头，感激地伸出双手去接范建平递来的一杯酒，周华拦路将酒杯截了去，换了罐可乐给她。

“别喝酒，喝这个。”

她的声音真好。一听即知是那种练“通”了的声音，鼻腔、胸腔、腹腔一路通。听着柔和，穿透力极强，苏蓓看过她的演出，坐在二十八排的边座上，她吐出的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却无一点通常话剧演员给人的那种大叫大嚷的感觉。苏蓓一向极有主见，从不盲目崇拜什么人，却崇拜周华。

在崇拜的人面前，苏蓓自尊而又自卑，渴望碰上她，一旦碰上，又早早地远远地绕道而行——为了怕给对方留下不好的印象宁愿不留印象。虽说住对门，今天还是头一回与她这样直接、近距离地接触。她多漂亮多风度！苏蓓接可乐时看了周华一眼，又迅疾将目光闪开，周华正看她呢，一双黑黑的瞳仁里自己的身影一清二楚。为掩饰窘迫，苏蓓将可乐送到嘴里呷了一口，周围人哄的大笑，可乐罐尚未打开。由于紧张，由于害羞，苏蓓差点要哭了。

方波拿起了桌上的“傻瓜”相机，招呼道：

“周华，来，跟小姑娘合个影！”

苏蓓看周华，周华笑微微地看她，没说话，但意思是到了，那意思是：“好吗？”

态度平稳温和，没有一点居高临下的勉强和施舍感，苏蓓一直紧张的神经顿时松弛了。

她们合影：周华左臂搂着苏蓓的肩膀，苏蓓侧头微笑着，笑容甜美。

许童童十分不满，不屑地看着这两人的亲密、亲昵。她一百个瞧不上苏蓓，用旁观者的眼睛来看，是嫉妒苏蓓，犹如家中的老大嫉妒得宠的老小。“装什么腼腆，纯情，”许童童心里说，“人小鬼大！指不定打什么主意呢！”

闪光灯一闪，合影毕，苏蓓一扭脸，恰好遇上许童童不无敌意的目光。她避开了这目光，或者说，根本不在意这目光。她瞧不起许童童。她永远不在乎自己瞧不起的人对自己作如何评价。好也罢，坏也罢，都无价值。她面向周华，勇敢地提出自己的要求：

“周华……老师。”她感觉自己的脸又开始发烧。“我想瞧

瞧您的……获奖证书，瞧瞧是什么样，可以吗？”

“对对，拿来瞧瞧！让我这戏剧老前辈也开开眼！”范建平热烈响应。

高强开着车在已明显空旷的公路上疾驶，桔红色的路灯柔和安详一盏盏向后倒去。路灯下，高强忽明忽暗的脸上透着疲倦和愠怒。刚才，他被一个不知从哪钻出来的交警给拦住了，说他在限速区内超了速。他明智地没回嘴没解释，陪着笑脸拿出钱来静待对方说出罚款数目他将一一付清。不料这恭顺愈发激怒了那位一脸晦气的交警，他心里不定憋着什么气呢，高强活该是他逮着的一个出气筒。他根本不罚款，只是十分阴险地记下了高强的单位、姓名、车号，然后，摆摆手，叫高强走。看着高强一脸的惴惴不安和无可奈何，他的脸色好看了些。人怎么这么恶，非要将自个儿的不痛快转嫁给他人？高强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三五天后，一张单子便会悠到公司，罚款五十，待公司将单子悠到车队再交给他时，罚款数目已层层加码到二百，这还不算，还要停车学习交通规则至少一礼拜，停车一礼拜加上罚款他这个月就算白辛苦了，且不说公司车队还要大会小会地点名批评。交警辛苦，谁都知道，逮着谁出气发发火也在情理之中，但凡事总得有个分寸，有个尺度，这么赶尽杀绝又有什么好处？路边有两个男子招手叫车，高强理都不理，“呼”地从他们身边驶去。没有哪个傻瓜会在这么晚的时候让两个青壮男子上车。上个月，他们公司被劫的一辆桑塔那找着了，在佳木斯，找着了等于没找着，车已经被卖了。卖给当地的公安局！公司只有自认倒霉。苦的是那位被杀司机的遗孀，一个颇有姿

色的少妇。丈夫死时她已有六个月的身孕，当时人人都劝她引产，她执意不肯，执意要把“他的孩子”生下来。人人都佩服她。人人都说她傻。高强得知此事后心里对死者竟生出几分羡慕。看来这世上除了钱之外，还是有一些“真格儿”的，那位死去的同事，是个幸运儿。

高强小三十了，未婚。

许童童张张罗罗给他介绍的对象有一打了，他一个没见。他挺喜欢许童童，却不相信她的眼光。他们相识在这辆车上，她当时与一位戴眼镜的文弱书生同行，俩人并肩坐在后座上，车驶出后不久，年轻人便娓娓地、侃侃地、絮絮地开谈。谈东欧局势科威特大火好莱坞起源。如遇汉语词难达意时，就熟练地借助外文注释，许童童微笑着平视前方做凝听状。高强瞟一眼上方的内视镜便一目了然：还不到初级阶段呢，这二位！付账时年轻人掏空了口袋钱仍不够，他显然没有乘出租车的经验。高强摆摆手表示算了。年轻人下车走了，许童童坐车上不走——当场拜拜。以后，高强问许童童：是嫌他穷？不，许童童说，嫌他硬装不穷。思维简单明了如直线。许童童的可爱也就在这儿，除了那位已故同事的遗孀，许童童是第二位高强为之提供过无偿服务的女性。对前者，是出于同情；对后者，是出于喜爱。

车在愈发空旷宁静的公路上无声地前行，出租车票夹上，放着周华的获奖证书。

高强是在到家后才发现了遗落在车后座上的这件东西。

他毫不犹豫掉转车头，往回驶。

按说用不着。

可以打电话通知许童童来取。

可以待明天以后的任何时候顺路送去。

他却当场专程回返大动干戈。

于是才碰上了警察。

这或许是对他如此放纵自己的惩罚？

他不过是想再见见她。

他确实是想再见见她。

事实上，她不比许童童漂亮，严格地说，不如许童童漂亮。这是这整个愚蠢的举动中唯一可聊以自慰的地方。

她使他感到新奇，还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一句话，他被她吸引住了。但高强是一个实际而透彻的人，对生活从无任何非分的幻想，空间时间严格控制着各种人际关系，他并不准备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去道一次别，从容不迫的道别。永别。她不属于他的生活范围。就是这样。

到了，那座楼。二楼西侧她那间屋里灯火通明，很好。刹车、开门、下车。拿着获奖证书在车旁静立片刻，高强大步向刚刚离开的那座楼内走去。

周华屋里高潮不断，除苏蓓外，没有人把获奖证书的丢失放在心上。范建平对拿着傻瓜相机的方波道：

“方波，我想和我们的‘大腕儿’合个影，允许么？”

方波做了个十分优雅的“请”。

范建平捋捋背头，昂首挺胸坐在周华身边，一只手自然而然大大方方地搭在了周华肩上，神态严肃。

除他自己外，全体都笑了。许童童笑道：

“老范，宋导看到这张照片会作何感想？会不会罚你跪暖气片？”

宋导即宋凯，范建平的媳妇，剧院的导演。

“就是。三思而后行啊，老范！”周华也笑。

“敢！”范建平眼一瞪，“她也就是暗自饮泣。方波，照呵，手别哆嗦呀！”

“我哆嗦？我是想看你能坚持多一会儿。”方波边说边“啪”地按响了快门。

范建平站起，抓杯不知道什么一饮而尽，尔后，说：“就知道笑，你们哪知道这张照片的珍贵？将来我死了，周华就可以拿着这张照片到处流着泪指给人看：‘这是范建平先生生前和我的合影’。”

“还不定谁拿照片四处侃去呢。”许童童撇撇嘴。

“让周华说，谁？”

范建平手指周华逼供信。

“我，我。”周华连声道。

苏蓓笑弯了腰，快活极了。

无声无息地，刘立英出现在门口，面孔板得没有一丝皱纹。

“苏蓓，回家。”目不斜视。

苏蓓一声不吭，低头绕过桌子跟着妈妈向外走。在门口，她们与要进门的高强打了个照面，刘立英嫌恶地皱了皱眉头，拉着女儿进了对门自己家。

刘家一进门的过厅里临时扯上了一根横贯东西的绳子，绳子被沉甸甸的羽绒服毛衣之类压得弯弯的，衣服下放满了大大小小的盆，水滴滴答答掉进盆里，发出一片丁丁咚咚的响声，看上去颇为壮观，苏蓓不由得一阵内疚：“妈妈。”